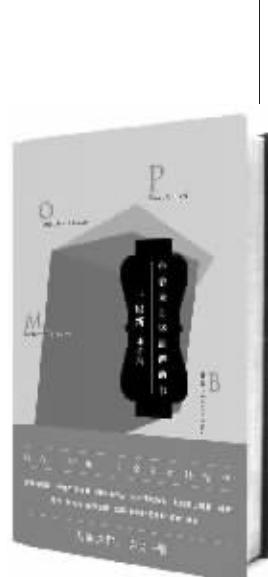


“词语可锻打和燃烧”

——王家新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

文/胡桑



《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
茨维塔耶娃等著
王家新译
作家出版社

“译作是为了不懂原作的读者而存在的吗？”本雅明曾这样质问。优秀的译作不是对原作的简单复制，它必定会向语言形式提出别样要求，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可随意对待原作，恰恰相反，正是在创造性的转化中，译作揭示出了原作的内在生命，甚至更新了原作的生命。然而这已是另一种忠诚和精确，它是高难度的，它激活了原作并对语言自身提出了挑战。当我读到王家新的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时，我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译文。

诗歌读者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王家新翻译的保罗·策兰诗歌，正是他使策兰在汉语中成为一种深刻而又强有力的存在。我还读到过茨维塔耶娃的《约会》，译者也是王家新。我惊异于汉语中呈现出如此充满张力的语言形态和如此激烈的生命体验：

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
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
是的，我将被攫夺
在春天，而你赋予的希望也太高了。……

王家新的翻译赋予她的诗歌以我期待已久的语言形式。也许是误解了诗歌的音乐性，许多译者总是希望让诗歌译文变得朗朗上口，反而极大地削弱了诗歌语言的独特张力。然而，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在他的译文中获得了一种缓慢攀升的力量，词语之间充满不经意的摩擦，声音在词语的停顿、牵引和对抗中形成隐忍的节奏。这样的译文正体现了本雅明所说的“自身语言诞生时的阵痛”，它不只是内容的传达，更是语言获得生命的过程，词语的身上携带着与世界进行初遇时的血迹——有了这一切，诗最后的“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这样的诗句才获得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再后来，我又读到他翻译的奥登诗歌《爱的更多的一个》，这首译诗最初出现在他纪念余虹的文章里：“仰望那些星辰，我很清

楚／为了它们的眷顾，我可以走向地狱，／但在这冷漠的大地上／我们不得不对人或兽怀着恐惧。／／我们如何指望群星为我们燃烧／带着那我们不能回报的激情？／如果爱不能相等，／让我成为爱的更多的一个。”也许，翻译就是在两种语言中去成为“爱的更多的一个”，而只有当译者带着这种爱的燃烧去经受两种语言所带给他的冲击和考验，其译文才能征服读者的心灵。作为引文，那时我只看到这两段，总是令我眷念着剩下的后两段，如今终于在这部译诗集中读到了。这样的译文，不仅具有对经验的无与伦比的提炼和呈现能力，重要的是，王家新的翻译总是浸润着精神力量，总有一种富于张力的呼吸，在语感上不同于其他任何译者，语言和节奏凝练而柔韧，或者说兼具了沉重与轻盈——一种能飞翔的沉重。

这部书是他诗歌翻译的一次最炫目的集结。那些曾经零星流传、令人爱不释手的译文都被收录进来。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扎加耶夫斯基、阿米亥、夏尔、叶芝、奥登、策兰，等等……他的译文具有清晰的内在声音，具有富有张力的节奏，语言的精确质感，以及命运那促迫心灵的回声。比如他所译的曼德尔施塔姆在流放地写的一首无题诗的前后两部分：

环形的海湾敞开，卵石，深蓝，
缓慢的帆如云团一样继续移动——

我刚刚知道你的价值，就要离开。
……

你——深喉音的乌拉尔，多肌肉的伏尔加，
这赤裸的平原——是我所有的权利——

而我必须以我全部的肺来呼吸你们。

诗中间还有“我的头微醉，因为铁的温柔”这样的句子。“铁的温柔”的确是用来形容王家新译文质地的绝好短语。用曼德尔施塔姆

的另外一句诗来说，在这样的译文中，“词语可锻打和燃烧”。诗的最后一句“而我必须以我全部的肺来呼吸你们”这样的译文使我再一次相信诗歌是对混乱现实的抵抗和穿透，是生命本身的呼吸结晶。可以说，正是以这样的翻译，王家新恢复了诗歌翻译的尊严和魅力。他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的长诗《无论谁发现马蹄铁》，被人赞叹为“语言的天籁、翻译的天籁”。他捡拾起了一个俄语诗人在历史废墟中所遗留的“马蹄铁”，用汉语来擦拭那最终的坚硬核心，使石头重新发出了歌唱。

另外在我看来，翻译也是一种对于意义钝化和流逝的永不妥协的抗争。尽管王家新翻译过的许多诗歌在汉语里早已有过不止一个译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对自身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王家新的译文满足的正是我们对于作品生命的新的期待。在他的译文中，那种语言的共振令人动容，每一首诗都具有清晰可辨的强劲的生命力，并且，每一首都像“第一次”读到！

这还不是秘密的全部。王家新最富盛名的翻译是策兰的诗。在同样经历了历史浩劫的汉语世界翻译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的策兰，这一翻译行为本身即饱含着对历史的痛苦体验和对表达困境的独特揭示。的确，翻译是“创造形式的渴望”，不过，这种形式首先来自于一种抵抗，抵抗在残酷的历史中生命及其记忆的逐步流失和被剥夺。如同诗人，译者也是深深卷入语言的命运、持续揭示生命苦难并召唤希望的人，他知难而进，抵抗着磨损、遗忘和同质化，重新释放出语言的和人性的资源。这样看来，翻译犹如写作，是秘密记录命运的黑匣子，是席卷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深渊里的风暴。王家新的翻译就是这样一股强劲的风暴，它必将深入而持久地影响汉语诗歌的气概。■

那些拯救“倦眼”的册页……

文/庞余亮



《中国册页》
黑陶著
金城出版社

弘一法师有句诗：尽在书生倦眼中。是的，“倦眼”。过了不惑之年后，“倦眼”这个词终于找到了我，或者说，我拥有一双不容易激动的“倦眼”，这“倦”，有疲惫，有不甘，有惰性，有自嘲，有出世和入世的纠结，有眼高手低的不以为然，有山穷水尽后的干涸。有了倦眼，世界，在书生的眼中，等于蒙尘。因为蒙尘的人生，就很少激动，连为一本书而激动的时光也悄悄抽身而去，仿佛人生的初冬已提前而至——

这世界沉溺太久了。原来以为是一个事故，后来却成了日常，甚至是，习以为常。谁能想到在2014年初，一个最寒冷的冬夜，一本滚烫的《中国册页》却让我萎靡的血管慢慢饱满起来，血液开始走动，后来是行走，慢跑，奔跑……我的阅读顿时有了“气喘吁吁”的急不可待。那些崇山峻岭，那些幽暗的老街道，在时代的车轮中慢慢衰老的街道，那些卑微又骄傲的传统，那些古老事物的阴影，在黑陶的注视中，重新焕发出崭新的光芒。

……行进的过程中，无穷无尽的叶子被我分开，又总是像水流一样撞击着我的衣裤、手臂、脸、耳朵和头发。我相互随手摘下它们，撕开，在鼻尖嗅闻这来自山地和丛林内部的气味：激烈的树腥，突袭的青涩，或者是萦回如缕的细香，顿时，猛烈袭击我突然敏锐起来的嗅觉。

这是在哀牢山，而到了长汀老街上，那“最深浓的人世”又一次“鞭打”着我生锈的感觉：“连绵挨靠的所有歪斜木楼都呈现岁月的褐黑。虚幻的褐黑。现实的褐黑。木楼所夹的曲折长街，像酣睡不醒的梦，但是，又分明从未停止它的蠕动、呼吸。”

有多久没有读过如此元气十足的文字了。从诗歌，到散文，黑陶每个字都有“写经”的端正与严厉。端正是他的义无反顾，严厉是他的自我约束。在如今复制再复制的年代里，黑陶用“湛蓝的湖水和漆黑的夜”作为墨水，写下了自己回馈这时代和生活的“经文”。他在默默追寻，重新发现，重新命名。这样的工作是多么的难得，很多被污染的事物和地名，在黑陶强劲的挖掘中，获得了新的切面。黑陶真如钻石界中那位白须“切工大师”，在他的手下，每个字都如钻石，每块钻石都被他切成了最佳的切面，几乎能够反射所有进入钻石的光线！

“沉默却又湍急地，黄河经过此城。确实，这是急速奔涌的液体北方黄土，又像万千黄皮肤人类的背脊在挤撞着前移。暗夜之中，河流的涌动，那么古老，那么倔强。”

黑陶说过，他“潜游于中国深处。沉醉，感受，汲取。甚至，不需要人知。”黑陶的坚决，相对于我的犹豫，是一种反衬。他的行走非常艰难，要忍受一个人的寂寞，他热爱他的江南，但他比江南气质更为坚硬，那是北方的，从先秦就开始的，火焰之后的颜色。他在最普通的人群中，用干燥的嘴唇读出了古老的人世温暖。他的行走版图，已经超越了我的想像。

“书写之时，时时想到、时时警醒自己的，是这样简短一句：汉语的镌刻。”从《夜晚灼烫》到《绿昼》再到《漆蓝书简》，在行走中，在人间，在汉语的河山中，黑陶的专注永远有国王般的仁慈和悲悯。他在锤炼，他的泥胎之身在如此的自我冶炼中日益完整，而他的完整的如初见般的册页，就这么拯救了我们的倦眼以及疲倦的山河。■

《山南水北》· 奥卡姆剃刀

文/张宗刚



《山南水北》
韩少功著
作家出版社

韩少功散文集《山南水北》的问世，作为新千年以来一次少有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而引人注目。

逃离城市的巨大漩涡，韩少功在八溪峒筑巢而居，拥抱土地，亲近五谷，让久违的田园之气注入文字，让身影活跃于书斋和旷野。读《山南水北》，时常感觉如读一部乡村笑话集。全书往往从貌似诡异荒诞的“奇人异事”切入，却恰恰抓住了乡村生活的本质，显露着乡土中国更深度向度的大真实。自来便魅影重重的幽深乡村，一旦置诸现代化的照妖镜下，其迷人美感必定荡然无存。栖身乡野的腹地，韩少功尽情探测无人接听的远古秘密，重拾那些为现代科学所剿灭和湮没了的诗性的美丽。

在乡村，韩少功静听万物花开，看草木如何抽枝挂果，衔珠抱玉，看愤怒的葡萄如何任性使气，参悟着日月星辰、山川大地、风雨雷电的奥秘。“唱歌也是养禾。尤其是唱情歌，跟下粪一样。你不唱，田里的谷米就不甜。”(《夜半歌声》)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韩少功始终将悲怀的光照投向世间所有生灵，在对大自然的精细观察中建立起某种对位关系——犹如法布尔之与昆虫，川端康成之与风花雪月。《山南水北》彰显小说家散文的长处：不拘不纵，中规中矩，笔力矫夭多变，忽而正面强攻，忽而剑走偏锋，忽而擒拿手变为兰花指，指拂处一派天朗气清。遂有了微言大义骨韵并生，有了流转自如举重若轻，千字小品而自具海涵地负气象。这些简洁如奥卡姆剃刀的韩氏妙文，看似末道小技，实则丰盈可观，绝非以肉麻充有趣的小摆设文字可比。

《山南水北》发扬光大了韩少功顶礼草根的传统。作者和山民打成一片，在相知相融中寻找到切实的话语通道。韩爹眼里的山民是“思无邪”的，他们天真烂漫，一清如水，拥有着天才般的直觉。“对于他们来说，理论好比辣椒水和老虎凳，一摆上来，足以让他们心惊胆战脚杆发软。”(《哲学》)山民惧理

论而重行动，这与讲信修睦的古老乡村伦理是一致的。《意见领袖》中喜好谈论国事的络绎不绝，《开会》中善以纲常伦理治乡的乡长贺麻子，还有《雨读》中的乡村诗人贤爹，往往不立文字而直指人心，堪称民间高士。全书既有对农民苦难的认同，更着意于揭露农民天性中豁达坚韧的一面。

《山南水北》有别于沈从文纯然感性的乡村牧歌，更有别于刘亮程、苇岸的乡村乌托邦。邮票般大小的八溪峒，蕴藏着怎样的深沉、博大、悲悯和爱意，那是韩少功灵魂的领地，是乡土中国的缩微版图。韩少功试图以学者的理性，作家的情怀和史家的襟怀，以自身绝高的才力，将湮没的民间历史化作鲜活的影像，让强大的心灵光芒穿越时代，与天地精神独相往来。《山南水北》流溢出一种以和为贵的境界，一种上善若水的情怀，一种不流于说教和口号的真正致力于和谐社会建构的深情呼唤。■